

← (上接9版)

奥德修斯的妻子珀涅罗珀，荷马史诗中那位忠贞智慧的贤妻良母。在流放之中，奥维德幻化成了神话、悲剧中的角色。

非但如此，奥维德在他的流放诗中，也换位成《拟情书》中的那些弃妇、怨妇。这求而不得的情爱正是拉丁文哀歌体爱情诗的一贯主题。茅盾虽只选译了奥维德《拟情书》(这译名来自茅盾，其他译名有《女杰书简》)中莎菲(今译萨福)致法昂的信以及帕里斯和海伦的互酬书信(收入郑振铎主编的《世界文库》第7-10册，1935、1936)，但深得哀歌式爱情的要害。他深为萨福致法昂的信所打动并评论道：“全信的情绪——绝望而仍作万一之希望，欲摆脱情网而又摆不脱，可谓极尽缠绵哀怨之致。”这难道不正是在托弥的奥维德的写照吗？他一再求奥古斯都回心转意却不得。确实，在很大程度上，《哀怨集》和《拟情书》非常相似，两部诗集的核心情绪都是孤独哀怨、凄凉愁惨。奥维德甚至称托弥这个地名的渊源是美狄亚的故事，而正如上一篇文章(刘淳)所指出的那样，美狄亚在他的《拟情书》中有相当大的戏份。**Tomi** 源于希腊语 *temnō*，本义为切、割。当年美狄亚追随伊阿宋逃离她自己的家乡，在此处登陆暂歇，为了延迟她父亲派来的追兵，她把弟弟切碎，**Tomi** 由此得名(《哀怨集》3.9)。要之，奥维德的流放诗并非孤立于他其他诗作之外，但又创造性地运用了哀歌体的范式和预设。于形于神，理当在爱情哀歌的语境下来理解奥维德的黑海想象。

古 希腊人称黑海为“好客海”(来自古希腊语)，奥维德愤愤地指摘它名不符实。对于黑海地区而言，“好客”大概是奥维德最无法想象的形容词。在奥维德的笔下，即便他意欲享受田园乡间之乐，在这个险象环生的地区也不可能。这里的人们都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，他们半是农人或牧人，半是兵士，随时处于戒备状态，以应付敌人随时随地的攻击。农耕和畜牧都无法平安进行。这一切衬托出奥维德的意大利想象。意大利的丰饶、安宁与愉悦主导着他的记忆。罗马的神庙、喷泉、花园、广场、柱廊，如幻灯片般在奥维德的脑海中转过，他时不时地点出它们的名字(奥古斯都广场、处女水道，等等等等)，这些是他的记忆之所，也是他在《恋歌》《爱的艺术》和《岁时记》中描述过的建



约翰·海因里希·舍恩菲尔德 (Johann Heinrich Schönhofel) 的画作《斯基提亚人在奥维德墓前》(约1640年)

筑和场所。它们在遥想中变得越来越理想化，清晰又模糊，真实又虚幻。这记忆之所被奥维德眼中“蛮荒凶险”的流放地强化，又让他对流放境遇的愤恨更增几分。在《黑海书简》中，那种脱离托弥的强烈意愿毫无掩饰。这一切的源头当然是奥古斯都对奥维德的放逐，禁止他踏足意大利。解铃还须系铃人，绝望中的奥维德不愿放过一星星解禁、重返意大利的希望。他盼望《哀怨集》能够被奥古斯都读到，能打动他；他期望他的妻子能够四处活动，他更把自己交织在一个朋友圈、关系网中，致信给一个个“友人”(我们并不确切知道哪些“收信人”是真实人物，哪些是虚构假想出的友人)，希望他们能为他吹吹风，让他脱离这不堪的地方，他甚至愿意退而求其次，只要能重新靠近意大利，哪怕不回意大利都胜过目前的悲惨境地。可以说，奥维德的黑海想象也就是他的意大利想象(或罗马想象)，这两者以激烈冲撞的方式相辅相成：一个是现世地狱，一个是人间天堂；一个是死亡，一个是人生本当如此。

然而有趣的是，意大利和奥维德的流放地同属罗马帝国，只不过前者是帝国中心，后者在帝国边缘，那么在这样强烈的对比中，奥维德对罗马帝国又怎么看？奥维德常常夸耀奥古斯都的军事功绩是真，也称颂奥古斯都为“和平的缔造者”(auctor Pacis)。然而他也不时(如在《黑海书简》第二卷第5篇中)感叹“奥古斯都的和平”(pax Augusta)几乎没有泽及他的流放地。奥古斯都时代

的一个主题确实是和平安定，这个主题以多种方式推送，比如“和平祭坛”(Ara Pacis)，其浮雕串联了罗马的起源，奥古斯都家族，虔敬、和平、丰饶等历史与时代主题。然而在这帝国的边陲，安宁的日子却是屈指可数。如果说维吉尔在他的史诗《埃涅阿斯纪》中处处感叹创建帝国、缔造和平背后的代价、牺牲和艰难，奥维德则似乎在质疑“和平”是否为奥古斯都时代的普遍现象。这是对奥古斯都的提醒，还是讽刺？

同样比较令人费解的是，假如说抱怨悲叹是为了感化奥古斯都或者能向他进言之人，使其心软，奥维德流放诗的言语之间，似乎又潜藏着对奥古斯都暴君行径的指责和讽刺。奥维德多次感谢奥古斯都的不杀之恩，貌似在夸赞元首的仁慈。然而，奥维德也反复将自己的境遇和奥古斯都的“愤怒”(ira)捆绑，虽然这愤怒的源头语焉不明，但也让人看到一位缺乏自制、睚眦必报之人。奥维德时不时将奥古斯都比作神，甚至超越神。比如在《黑海书简》第一卷第1篇，奥维德甚至写道：“(奥古斯都)自己比诸神更瞩目(manifestior)。”虽然奥维德常祈求众神庇佑他、眷顾他，然而他也毫不模糊地强调只有奥古斯都的权力才是一切的解答。既然要说服奥古斯都，动之以自己的凄凉处境固然是个途径，另一个途径则是为自己辩护。奥维德在他的流放诗中多次提及《爱的艺术》，《黑海书简》中第三卷第3篇通篇都是对风闻的罪名的驳斥。他强调自己从不曾教(唆)人通

奸、破坏合法婚姻、勾引新娘，从未有悖法律。

奥 维德流放后的第六个冬天(奥维德在数着日子度日)，即公元14-15年的冬天，奥古斯都已经去世，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奥维德的春天。奥古斯都妻子利维娅的儿子、奥古斯都的养子提比略成为新的元首。奥维德《黑海书简》的最后几篇写于提比略统治时期。元首换了，那么奥维德会改变他诗歌的口吻和手法吗？《黑海书简》的最末几篇在内容上确实有些不寻常。其中在第四卷第13篇致友人卡卢斯的信中奥维德甚至称自己为“格塔诗人”，他用当地他称为格塔语的语言(Getico sermone)创作了诗歌，“用我们的方式组织蛮语”(structaque sunt nostris barbara verba modis, 第20行)，读给本地人听，并得到他们的赏识。

对这一段的解读历来意见不一。但现在很少有学者认为这简单地意味着他的最终妥协、或者最终和本地人融洽相处。这里仍然存在着“我们”，即罗马人，和他们的区别，本地人仍然是“他者”，这一点并没有改变。这一段也必须置于这首诗的整体语境下来阐释。奥维德强调这首诗的内容是皇家赞歌，不仅仅称颂已逝的奥古斯都，连现任元首、元首的母亲利维娅以及奥古斯都的孙辈也一并歌颂了；奥古斯都虽然肉身不能永生，但他的神灵已赴天官；提比略曾多次谦辞元首之位，他的美德完全配得上做奥古斯都的继任者；利维娅好一位忠贞罗马主妇中的维斯塔(可理解为“最忠贞者”)，云云。还有比这些内容更上层路线的么？

在这封信的结尾，奥维德不忘再次强调他归乡的愿望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重返罗马的文学生活，才能亲自听到卡卢斯吟诵新作。他所谓的“格塔诗人”身份，或许是在用另一种方式诉说他的凄凉，他已经隔离于罗马活跃的文学圈子之外，就算他和他的罗马朋友们都在歌颂皇室，他仍然是罗马人，但他的创作语言、听众、评判的标准却全部发生了变化。具有讽刺性的是，本地人对他说你写皇室写得如此之好，真应该被召回罗马。这是不是在引导读者这样想：假如蛮族人都有此等觉悟，难道权力中心的人们竟然不为所动？在第四卷第14篇奥维德称托弥人曾授予过他荣誉(花环、欢呼等等)和特殊待遇(比如免税)，而他只恨那个地方而不是托弥人。在这篇里，他为自己塑造的是从未伤害过任何人、从未犯过错的无辜形象。然而，在称赞

托弥人的时候，奥维德所用的表述法却是强调他们温和，证明他们是“希腊人”！这里不难看到，希腊人和罗马人才是真正的文明人，他们是评判其他人的标杆。

在《黑海书简》第1篇中，奥维德虽然痛苦但还心怀希望(第65-80行，石晨叶译)：

死亡，在她来临时，可以让我不再流亡：

但即便是死也不能改变我罪人的身份，

因此，如果我的心灵因痛苦而融化

如流水从雪中滴出，这也不足为奇。

就像舟船被隐匿的蛆虫蛀蚀，像咸海的浪涛掏空巨石，像储藏的钢铁被铁锈啃食，像闲置的书籍被虫嘴侵袭，我的心承受着来自焦虑的恒久的啃咬，

这一折磨没有限期。

这些叮蚀不会在生命逝去之前离开我的心，

任何痛苦的人都会比痛苦本身更快死去。

我将自己的一切交付给诸神，如果他们相信我的这番话，也许他们会认为我还值得些许拯救，

我会被转移到不受斯基泰弓箭威胁的地方。

如果我比这希冀更多，那我就是厚颜无耻了。

《黑海书简》中的信是为了奥维德重归意大利而做的努力，然而他从来没有得到过希望可以变成现实的一丁点暗示。《黑海书简》的终篇(4.16)只留下了深深的绝望，定格在遍体鳞伤的奥维德：

我业已失去一切；只剩下残生感知折磨，又是悲伤的源泉。用剑刺这已死的躯体，有何乐趣可言？

我身上已无处容纳新的伤口。

那么奥维德真的输了吗？未必。“写下的文字经得起岁月流年。”(Scripta ferunt annos.《黑海书简》4.8.51)在奥维德的认知中，英雄、历史大事是靠着诗人才广为人知、流传后世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这一场权力极度悬殊的游戏中，最终胜者似乎还是奥维德；流放如同死亡，然而这“死亡”却是不朽的。回到专题“引言”中奥维德的“墓志铭”，接下来的两行让我们看到奥维德对身后名声的自信：

hoc satis in titulo est. Etenim maiora libelli

et diuturna magis sunt monumenta mihi

墓志铭如此这般足矣。因为我的诗集

是我更大、更长久的纪念碑。

(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/美国德堡大学教授)